

论语——散文艺术的萌芽

黄 绳

湖南教育出版社

07.62

论语——散文艺术的萌芽

黄 绳 著

责任编辑：彭润琪

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17,000 印张：5.125 印数：1——5,000

统一书号：7284·503 定价：1.30元

11.11.11

A



湖南教育出版社

11.11.11

目 录

1 引言

* * *

- 4 小品文的雏型
- 6 一篇师弟谈心记
- 11 喜悦中的戏言
- 15 最富文学色彩的一章
- 24 叙事中的心态摹写
- 30 隐士的面影歌声
- 34 反映时代风貌的短剧
- 40 在行动描述中显示人物个性
- 45 歌谣、说白、诗句冶于一炉
- 48 最早的散文诗

* * *

- 53 内心矛盾的曲折表达

- 56 灵活有致的语言艺术
- 59 一幅孔门和乐图
- 62 以对比表达主题的手法
- 65 如闻其声，如见其人
- 67 给语言敷上感情的色彩
- 71 一个带有戏剧性的故事
- 74 一个细节扩大了故事的容量
- 76 形神并肖的细节描写
- 79 一系列抓住神髓的肖像画
- 88 诗论断片及其语言影响
- 93 音乐语言的纪录和欣赏
- 97 人物性格特点的高度概括

* * *

- 101 比喻和比拟——“譬如北辰”及其它
- 109 夸张——“三月不知肉味”及其它
- 111 感叹——“郁郁乎文哉”及其它
- 114 重叠——“归与归与”及其它
- 118 对偶和排比——《论语》的主要句法
- 130 层递——递进和迭降
- 135 “辞，达而已矣。”——准确和精炼
- 141 语言精华的大众化——成语
- 152 警句——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”及其它

* * *

- 154 余论
- 160 后记

引 言

中国文学，源远流长，根深叶茂，百花竞放，三千多年不断地增添精神文明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页。公元前十一世纪先民的歌唱，经过后来的写定而流传至今；远古的神话，文告，纪事，也经过后人的加工和润色而带有文学的色彩。一是诗歌，一是散文，中国文学老早就出现了这样的两种形式，出现了不同类型的两种作品，既分道扬镳，又相互渗透。迨至后世，又出现了小说和戏曲。繁荣滋长，代有杰作。于是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戏曲，成为四股文学巨流，滔滔汨汨，流布于中华大地。

欲知中国诗歌的最初风貌，则《诗经》不可不读，因为它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。那里面的三百零五篇作品，特别是属于十五《国风》的部分，不少是形象生动、感情浓烈、韵律优美之作，是中国文学宝库中一份珍贵财富，为中国历代的诗人和作家提供滋养。

如果说，欲知中国诗歌的最初风貌，则《诗经》不可不读，这该不会有任何异议；那么，欲知中国散文的早期艺术成就，则《论语》不可不读，这个说法大概也会教人首肯。《论语》是中国第一部具有文学价值的、语录体的散文集，记载着孔子（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）的言行，旁及少数孔子门人的故事。《诗经》在形象描写，抒情技巧上达到很高的水平，提炼了民歌民谣的精华，把许多珍贵的文学语言保存起来并传诸久永。《论语》则较多地运用

精粹的语言表达抽象的意念以及具有一定深度的哲理，不仅开辟了说理文字的发展道路，并且为后世的散文创作提供了遣词、造句、叙述、描写的范例。其中也有一些片段，具有较多的文学色彩，或在描写手法上树立先声，或在文学体裁上粗具雏型，对后世的散文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。特别难得的是：《论语》作为产生在春秋和战国之间的一部书，那里面的语言竟绝大部分为历代文人学士所利用，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；可见孔子及其门人十分重视提炼口语，下过不少功夫，取其精华，舍其芜杂，这才创作了这样的一部书，给后世留下一份极其珍贵的语言资料。可以说，一部《诗经》，一部《论语》，是中国文学语言宝库中的最初积累，并且已在文学语言的运用上起了规范的作用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“《论语》者，孔子应答弟子，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关于夫子之语也。当时弟子各有所记，夫子既卒，门人相与辑而论纂，故谓之《论语》。”这就是说，《论语》所载的是孔子应答弟子、时人的说话，以及弟子们从孔子口中听到的话语。当时弟子们各有所记，不免有不完全相同的地方，到孔子死后才集中起来，由其中的若干人加以整理、比较、选择，然后写定。论就是论纂，语就是语言。《论语》这个书名为当时所定，含义相当于“孔子语录”。不过，就流传至今的《论语》看来，里面还记载着孔子弟子的言语行事，有些篇章还出自他的再传弟子之手。

《论语》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先驱性的作品，自然是得力于孔子以及受孔子教导、培养的记录者。毫无疑问，如果没有孔子，那就不会有《论语》。还可以这样说，《论语》的几乎全部篇章，都是塑造孔子形象的素材。春秋时代（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0年）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。到它的末期便出现了“士”即知识分子阶层。孔子就是这个新兴阶层的佼佼者，

早期的最大的代表。孔子不仅是一个政治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，而且是一个爱好诗歌和音乐、精研文学和语言、知识渊博、多才多艺的人，因而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文化人、高级知识分子，是站在当时文化高峰上的顶尖人物。孔子的弟子有三千之众，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，仍可以说是知识分子集团，在他的教导甚至率领之下，在文化的传播和创造上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所以，作为孔门集体创作的《论语》，尽管由于当时物质条件如书写工具用品等的限制，以及相因而至的社会上欠缺进行有系统著述的风气，只能是分章记录不相连属的语录体作品，却仍显得内容广博、思想深邃、文采丰赡、语句整饰，处处露出智慧和艺术的光芒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。

《论语》分成二十篇，即《学而篇第一》（共十六章）、《为政篇第二》（共二十四章）、《八佾篇第三》（共二十六章）、《里仁篇第四》（共二十六章）、《公冶长篇第五》（共二十八章）、《雍也篇第六》（共三十章）、《述而篇第七》（共三十八章）、《泰伯篇第八》（共二十一章）、《子罕篇第九》（共三十一章）、《乡党篇第十》（一章）、《先进篇第十一》（共二十六章）、《颜渊篇第十二》（共二十四章）、《子路篇第十三》（共三十章）、《宪问篇第十四》（共四十四章）、《卫灵公篇第十五》（共四十二章）、《季氏篇第十六》（共十四章）、《阳货篇第十七》（共二十六章）、《微子篇第十八》（共十一章）、《子张篇第十九》（共二十五章）、《尧曰篇第二十》（共三章）。但这些篇章的安排，并不是以所述事情发生的时间先后为序，也不是按中心思想的不同而设定，即使在一篇之中的前后两章也没有联系，纯然是断片的凑合。因此，这里分析《论语》的萌芽性的文学技巧，也不必按它所列篇章次序来进行，且从评介其中几个具有小品文意味的片段开始，以下也另分点论述，不强求布局的完整。

小品文的雏型

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学者，在他们的著作中有关先秦文学的章节里，无例外地称赞春秋战国时代散文的兴盛；在评述这一时代的诸子散文时，自然首先提及《论语》，次及《孟子》、《庄子》等；而对《论语》文学价值的说明，则必取书中一两章带有形象性的记叙体文字为例，他们多数称之为“小故事”。

一位学者写道：“《论语》是一部语录，还没有构成单篇的散文形式，但在有些较长的段落里，也表现出记事文的特点，如《先进》中写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一段，描绘孔门师弟的形象，鲜明生动，各有性格上的特征。”他还举出《子路篇》中“樊迟请学稼……”和《微子篇》中“子路从而后……”两段文字，说“这些文章写得很流畅，人物形象也很鲜明”。

另一位学者写道：“《论语》是我国第一部语录体的散文。语言通俗简炼，篇幅短小精悍，有些篇章还能对人物的神态作生动的描绘，如《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》、《楚狂接舆歌》和《长沮桀溺耦而耕》等章，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。”

一套集体编写的《中国文学史》写着：“《论语》里面还有一些小故事不仅写了孔子和他的门徒，还写了和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物，如《宪问》里面的荷蓧人、石门门者，《微子》里面的长沮、桀溺、荷蓧丈人等，这样来衬托出孔子的思想，同时也衬托出了孔子的形象。”

另一套集体编写的《中国文学史》写着：“《论语》里还有一些极为简单的小故事，以生动的对话和行动，展示了人物的性格，鲜明精确，费笔不多，却耐人寻味。如《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》章不过二百多字，描写了五个人物，各人有各人的性格和修养。……这样生动的文章还有很多，如长沮、桀溺、荷蓑丈人等都是非常优秀的小品。”

从以上的引述中大致可以看到：学者们论述《论语》的散文艺术时，所引的材料不外那三两章，而且所作的分析也较简，前者可能由于取材较严，后者则可能与著作篇幅有关。如果稍为把尺度放宽一些，还可以多摘出一些材料，包括那些只能当作小品文的雏型或散文诗的萌芽的文字。正因为它是雏型，是萌芽性作品，即使是三言两语的短篇也值得珍贵。也正因为它是这样的作品，就不妨在艺术造诣上多作点分析，透露古典文学技巧未来发展的信息。

一篇师弟谈心记

请看看《公冶长篇》中的一章：

颜渊、季路侍。

子曰：“盍各言尔志？”

子路曰：“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，敝之而无憾。”

颜渊曰：“愿无伐善，无施劳。”

子路曰：“愿闻子之志。”

子曰：“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。”

（一天，颜渊、季路两人恭谨地站在孔子的身边。

孔子说：“你们何不讲讲自己的志向？”

子路马上说：“我希望有车马，冬天穿上轻暖的皮衣，这些东西都与朋友共用，即使弄坏了也不会感到什么遗憾。”

跟着，颜渊说：“我要求自己不夸耀个人的好处，也要求自己不把劳苦的事情加在别人的身上。”

他们两人说了之后，孔子没有什么表示。这时子路就对孔子说：“希望听到您的志向。”

孔子说：“我的志向是：对于老者，使他们得过安逸的生活，对于朋友，加以信任而不猜疑；对于年轻人，则多予关怀和培育。”）

这里基本上是语译，而加上多少解说和补充，在遣词用语上自然不免于现代化，但目的则在于使读者较易理解原文的涵义。解说古书极不容易，往往一字一句众说纷纭。这里但求通达，不事深究。

子路说的“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，敝之而无憾”，有人在“马”字、“裘”字处各作一顿；有人认为“轻”字是后人加上去的；有人不在“共”字处断句，作一句读下来，而语译为“愿意把我的车马衣服同朋友共同用坏了也没有什么不满”。这等说法各具理由，很难说哪一说最合原意。

颜渊说的“愿无伐善、无施劳”，其中的“伐”字释为夸耀，“伐善”即夸耀自己好处之意，这是从来没有什么异议的。但对于“无施劳”句，古人或注曰：“不以劳事置施于人。”或注曰：“施，张大之意，劳，谓有功。”这两说也各有所据，也很难分辨谁对谁误。不过，把“无伐善”解为不夸耀自己的长处，把“无施劳”解为不把劳苦的事情加在别人身上，即前者说的是对己，后者说的是对人，两层意思，不犯重复，内涵较为丰满，似比解为不张大自己的功劳为略胜。

还有就是孔子说的“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”，一位学者语译为：“我的志向是，老者使他安逸，朋友使他信任我，年青人使他怀念我。”他又作了解说：“译文把‘信’和‘怀’同‘安’一样看作动词的使动用法。如果把它看作一般用法，那这两句便应该如此翻译：对‘朋友有信任，年青人便怀念他’。其实，说使老者得过安逸的生活，与说把老者安顿好是差不多的，只是前者说得委婉些，后者说得直率些；而如果把‘安’解为安顿，跟着顺理成章把‘信’解为信任，把‘怀’解为关怀，整句说来就是安顿老者、信任朋友、关怀幼少，这就没有什么用不用使动用法之别，而且这样来表明这位大文化人的宽展胸怀和远大志向，比之说孔子希望朋友信任他、年青人怀念他，似乎较为适当。

以上所述，不过作为古书不易解说的例子，这里要着重探索的，则是这一章的文学信息。

这一章是孔子与颜渊、子路一次谈话的片段，记载了他们那次谈话时所表述的志向，可以说是一篇师生谈心记，是一篇简明、具体、生动的小品。这篇小品只有短短的几段，一共才六十二个字，但一读就感到它写得层次分明、结构严谨，没有一个多余的字眼，也没有一处交代得不清楚的地方。象这样的简明纪事，对后世散文影响很大，成为一种优良传统，历代作家和文论家几乎都以简洁为贵，以繁冗为病。

自然，所谓简洁，不该是干巴巴，而是带有质朴之美，不是取消文采，只是摒除雕琢和累赘。从《论语》的一些篇章看来，孔子及其一些门人都是讲究语言的，当时的记录和润色者在表意、抒情、描写的功夫上又都是具有一定水平的，象《公冶长篇》中《颜渊季路侍》一章，大可以在场景描写、肖像描写、人物神情、态度和心理描写上作些补充，使形象更为鲜明和丰富，写成一篇较富艺术性的小品文，只因当时的作者志不在此，所以仅把象现存这样的语录式的作品流传下来。不过，从这里却又可以推论到如下两点：

第一，说当时的作者志不在此，即是说他们论纂孔子及其门人的言语行事，为的是颂扬孔子的品格和思想，传播他们自己学派的理想和信念，而没有想到要把《论语》写成一部文学作品，那时的社会还未出现文学创作这个观念。不过，由于当时整个社会文化已经达到那么样的水平，他们又是“士”这个阶层中的代表者，在从事文字功夫中，不期然而然地于一些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吻合了文学创作的规律，并在客观上为后世的作者留下教益。《颜渊季路侍》章没有多作别的描写，而把笔力集中在一个“志”字，这对于颂扬孔子的品格和思想，传播孔子学派的理想和信念是十分适当的。在那次谈话中，颜渊、子路都表白了各自的高尚的志向，

尤其是孔子在回答门人的话语中，显露了他的广阔的胸怀、高远的志愿、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，这都是极好的材料，所以论纂者抓住不放，在写记时突出主题（即中心思想），启发读者深思。在《论语》的好些篇章中，都可以看出论纂者这一点功夫。

第二，《颜渊季路侍》章写得那样简洁，表明记录者善于把口语提炼成书面语言。据常理推断，那次孔子与颜渊、子路谈话，不会只是那样简单的几句，很可能还有别的话语，而且很可能说得不那么整饰。如果照原样写记下来，或说仅作录音式的记录，就很可能显得噜嗦一些，甚至显得粗糙一些。而现存的记载，从它的遣词造句，从它的文采、节奏，都可以推断不是原样的口语，而是把口语加以提炼、润色而成的书面语言。如“无伐善，无施劳”、“老者安之、朋友信之、少者怀之”等句，不仅有着丰富的内涵，在句式上也是很优美的。而在整部《论语》中，象这样简洁、优美的语言，随处可见，那些论纂者、写定者不愧为当时的语言大师。

还要指出，这一章环绕着志向问题，写了颜渊，写了子路，写了孔子，写了他们的志愿；而在表述他们志愿的语言中，显出了他们不同的个性。这是运用个性化语言的例子，这是人物性格描写的雏型。

当孔子说了“盍各言尔志”这话之后，首先回答的不是颜渊而是子路，多少显露了子路的急躁性子。他是抢着回答，对颜渊一点也不谦让。他的话是这样说的：“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，敝之而无憾。”一读就会感到子路是说得很急，几乎想不换气，又说得斩钉截铁，象很痛快似的。这就把子路的神情、个性多少表现出来，虽然作者没有用上其它任何话语，但是读者仅从子路的话中便得到那么样的感受，引起那么样的联想。

颜渊的回答是：“愿无伐善，无施劳。”说的内容与子路的很不同，语气也与子路的两个样。温文，舒缓，一读就使人想到这位孔门弟子的儒雅风度。仿佛看到当孔子要“各言尔志”时，他就默默地在思索，却不急于发言，到子路抢着回话时，他静默地安详地在听着，到该由他作答时，才慢条斯理地吐得那么两句话，不仅在内容上显出他是个极其重视德行修养的人，而且在语势上也显出他是一个谦谦君子。

孔子表述自己的志向时，主要说了三句话：“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。”读起来使人想到孔子庄重的态度、舒缓的语调，完全是一种长者的风度。这三句话，内容非常丰富，形式也很优美，说起来极其适合孔子的身份。如果当时孔子不是说得那么简要，还作了多少说明；那么写在《论语》里的这三句话，就实在概括得十分好，既简明、精确，又含蓄而富有启发性。

以上简单地分析了这一章的语言技巧，说明当时的作者已注意到在人物的对话中表现他们不同的个性；这里要补充这样的一点：颜渊所说的话和子路所说的话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，前者是概念化的语言，后者是形象化的语言。当时的作者并非把《论语》当作文学作品来写，却根据人物提供的素材运用了形象化的语言。子路所说的“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，敝之而无憾”，表达了他要重义气、重友谊，而不斤斤计较个人利益的心愿。他不是作概念化的表述，而是以具体事例出之，却正好显得非常生动、亲切，完全发自他的内心，而没有丝毫矫揉和虚假，并且以此一事来概其余，有点选取典型事例的意味。

喜悦中的戏言

请看看《阳货篇》中的一章：

子之武城，闻弦歌之声。夫子莞尔而笑，曰：“割鸡焉用牛刀？”

子游对曰：“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：‘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。’”

子曰：“二三子！偃之言是也。前言戏之耳。”

（孔子到了子游（名偃）当县长的武城，听到了弹琴瑟、唱诗歌的声音，知道子游在这里发展教育，便微笑着说：“割鸡怎么要用宰牛的刀？治理这么样的一个小地方也用得着教育吗？”

子游答道：“从前我听老师说过：‘做官的通过学习，对人就有爱心，老百姓通过学习，就容易听使唤。’治理小地方也用得着教育吧。”

孔子就对在他身边的弟子说：“同学们，偃的话是对的。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不过同他开玩笑罢了。”）

这是又一个小故事，是孔门师生谈话录的一节，是一篇有叙述、有描写、情节带点曲折的小品。它写了孔门的师生关系，写了孔子言谈笑貌的一个侧面，写了孔子采取灵活的方式进行教育工作的一个例子。

孔子为什么到武城去？本章没有说到。但子游既是武城县长，那么孔子这次很可能是特地去探望他。而子游当上武城县长，也

很可能邀请老师和几个同学到来参观参观。总之，孔子这次到武城去，该是抱着愉快的心情的；这样，才会发生那么样的一个小故事。

后世的文学作品，开头往往要简单介绍故事发生的地方，把那里的自然景色，生活动态描写一下，营造一点气氛，然后让人物出场并展开行动。《论语》的这一章，开头写了“子之武城，闻弦歌之声”，还是指出地点，营造气氛。有人弹琴瑟，有人唱诗歌，洋洋盈耳，一派和乐气象，青少年正在受着很好的教育和熏陶。孔子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，一进入自己的学生当政的地方，就听到弦歌之声，自然感到双重的喜悦。这一章跟着写“夫子莞尔而笑……”，这种微笑发自内心，亲切而带点矜持，把孔子当时的心境表达出来了。

可是，冷不防从孔子口中吐出来一句话，竟是“割鸡焉用牛刀”，这恐怕引起了当时在他身边的学生的惊异，虽然文中没有把那种情景描写下来，但读者可以想像得之。这就使这一章的记事带有情节性，不是平铺直叙，而是有点曲折，令人寻味。孔子不是直说治理这么一个小地方用不着发展教育事业，而是作个比喻说“割鸡焉用牛刀”。听到这话的孔门弟子，大概也要想一想才明白孔子要说的是什么。待明白了孔子要说的是什么之后，又很自然地产生疑问：为什么老师会这样想法，对武城弦歌之声不辍，不是加以赞美，而是认为多余？这都是令人寻味的地方。

当时，最感到错愕的自然是子游。他作为武城县令，对孔子所作的批评，不能不表示态度。他该怎样说话？他有是非观念，也很聪明，巧妙地利用孔子说过的话来作申辩。这就使这一章的记事在曲折发展中翻起波澜，读者在这里仿佛听到子游在说：你老人家不是说过“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”的话吗？